

盟约长存：巴勒斯坦人对故土的神圣权利

上帝与以色列子民之间的盟约（brit），一项基于正义、仁义和生命神圣性的神圣协议，是亚伯拉罕传统的基石。如**申命记7:6**所述，上帝选择以色列人为“圣民”，赋予他们体现这些价值观并成为“万国之光”（**以赛亚书42:6**）的神圣使命。这盟约不仅是精神的——它与迦南地内在相关，承诺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如**创世记17:8**：“我将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寄居之地，整个迦南地，作为永远的产业。”《塔木德》（**巴瓦巴特拉100a**）强调了这片土地的神圣性，将其居民与盟约的职责绑定。然而，历史考验了这一纽带，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今天谁是这盟约的真正继承者？

巴勒斯坦人，作为古以色列人的基因和历史后裔，是盟约的持久承载者。他们改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反映了亚伯拉罕传统的延续，而他们的祖先联系、持续存在和坚韧不拔的坚持（sumud）与上帝的诫命一致，确认了他们对其故土的神圣权利。他们的伊斯兰创世管理，通过种植橄榄树和本地树种保护生物多样性，与因种植非本地松树导致的生态纳克巴形成对比，后者引发了以色列历史上最灾难性的野火，标志着神的不满。那些实施暴力和生态破坏、声称有神圣授权的人，亵渎了上帝之名（chillul Hashem），招致神圣报应（**申命记32:25**，**利未记18:29**）。

巴勒斯坦人作为盟约原始承载者的后裔

以色列子民，雅各的后裔（**创世记32:28**），是盟约的原始承载者，与亚伯拉罕建立（**创世记17:7**），并在西奈山重申（**出埃及记19:5-6**）。《塔木德》（**桑赫德林94a**）记载了亚述征服（公元前722年）后十支派的分散，但《米德拉什坦胡马》（**Ki Tavo 3**）暗示他们的后裔依然存在，与盟约的遗产相连。基因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：Nebel等人（2001）和Hammer等人（2000）证明，巴勒斯坦人与古黎凡特人口（包括以色列人和迦南人）共享Y染色体单倍群（J1、J2）。考古证据，如拉基什的DNA（2019，**Science Advances**），证实了这种连续性，将巴勒斯坦人与该地区数千年的居民联系起来。

相比之下，许多以色列领导人，如本雅明·内塔尼亚胡、约阿夫·加兰特和贝扎利尔·斯莫特里赫，追溯他们的祖先到东欧——波兰和乌克兰——那里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 diaspora 中出现，带有欧洲混血（Costa等人，2013）。他们数世纪的缺席与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存在形成对比。盟约，与土地相关（**创世记17:8**），在其真正继承者——巴勒斯坦人——中找到，他们在流离失所中的sumud体现了盟约对正义和坚韧的号召。

改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亚伯拉罕传统的延续

巴勒斯坦人改信基督教（公元1-4世纪）和伊斯兰教（公元7-13世纪）并未切断他们的盟约地位，而是反映了亚伯拉罕传统的演变。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通过亚伯拉罕共享共同血统，“多国之父”（**创世记17:4**）。早期巴勒斯坦基督徒，通常是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（**使徒行传2:5-11**），坚持盟约的伦理核心：“要爱人如己”（**马太福音22:39**，引用**利未记19:18**）。**加拉太书3:29**宣称：“你们若属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”，确认了他们的

盟约角色。同样，《古兰经》叙述了以色列子民的盟约（**古兰经黄牛章2:40-47**），强调正义和仁义（**古兰经筵席章 5:12**）。亚伯拉罕，“非犹太人亦非基督徒，乃穆斯林[顺服于神]”（**古兰经仪姆兰家族3:67**），将伊斯兰教框定为回归他的唯一神教，巴勒斯坦人的信仰延续了这一遗产。

这些转变不是断裂，而是适应，保留了盟约对正义、怜悯和生命神圣性的要求（**桑赫德林37a**）。巴勒斯坦人，作为原始承载者的后裔，依然与盟约的使命相连，他们的宗教演变反映了其跨越亚伯拉罕信仰的普遍号召。

祖先联系和持续存在作为盟约的实现

巴勒斯坦人的祖先联系和持续存在与上帝的诫命一致，确认了他们对土地的神圣权利。**创世记 12:7**承诺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”，重申为“永远的产业”（**创世记17:8**）。巴勒斯坦人，凭借基因和历史的连续性，是这些后裔，他们的居住实现了神圣意志。他们的sumud——承受了1948年的纳克巴（约70万流离失所，UNRWA）和持续的剥夺（约70万西岸定居者，和平现在，2023；约190万加沙流离失所，UN OCHA，2025）——体现了盟约成为“万国之光”的使命（**以赛亚书42:6**）。《塔木德》（**伯拉霍特10a**）要求正义以救赎灵魂，巴勒斯坦人通过非暴力抵抗和自决倡导坚持这一原则，得到国际法（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，2007）的肯定。

《古兰经》强化了这一权利，指出上帝命令“居住在这片土地上”（**古兰经夜行章17:104**）并维护正义（**古兰经妇女章4:135**）。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非法占领和定居点的抵抗（国际法院，2024，引用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第49条）反映了他们的盟约义务，他们的存在证明了土地的神圣性。

伊斯兰管理与生态纳克巴：巴勒斯坦人作为盟约守护者

盟约对正义和神圣的呼召延伸至对创造的管理，巴勒斯坦人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伊斯兰原则履行这一义务。《古兰经》命令信徒“不要在 地上作恶”（**古兰经高处章7:56**）并维护园地（**古兰经黄牛章 2:266**）。巴勒斯坦人种植橄榄树、角豆树和柑橘类植物——支持8万至10万家庭，占其经济的14%（可视化巴勒斯坦，2013）——滋养了土地的肥沃和文化记忆，满足了盟约“耕种与看守”土地的要求（**创世记 2:15**，**古兰经筵席章5:12**）。他们的梯田农业和耐火本地物种体现了sumud，与伊斯兰对正义管理的呼召一致。

相比之下，犹太国家基金会种植超过2.5亿棵非本地松树，取代了超过80万棵橄榄树，覆盖了531个巴勒斯坦村庄（帕佩，2006），造成了生态纳克巴。这些松树酸化土壤，损害生物多样性（洛伯，2012），其易燃树脂引发了以色列历史上最灾难性的野火，截至2025年5月烧毁了超过2.5万杜纳姆，摧毁了加拿大公园并威胁耶路撒冷（《以色列时报》，2025；《国土报》，2025）。这种亵渎，抹去了巴勒斯坦遗产，标志着神的不满（**申命记28:63-64**），而巴勒斯坦人重新种植橄榄树则肯定了他们作为盟约守护者的角色。

对土地的权利和对正义的呼召

巴勒斯坦人的盟约地位——植根于血统、连续性和伊斯兰管理——确认了他们对其故土的神圣权利。**申命记16:20**命令：“你要追求公义，唯独公义”，这在各传统中回响：犹太教的**弥迦书6:8**，

基督教的**马太福音5:9**（“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”），以及伊斯兰的**古兰经 妇女章4:135**。他们的可持续农业与生态纳克巴形成对比，强化了他们作为土地合法继承者的角色。国际法院2024年对非法定居点的裁决和联合国对回归权的承认（决议194，1948）与这些神圣和法律要求一致，谴责持续的剥夺。

那些在加沙实施暴力（约4.2万死亡，加沙卫生部，2024年10月）和生态破坏、声称有神圣授权的人，犯下了chillul Hashem（**以西结书 36:20，约玛86a**），违背了盟约对生命神圣性的要求（**皮库阿赫 奈费什，米什纳托拉，希尔霍特罗茨阿赫1:1**）。《启示录》（**20:7-9**）可能象征加沙的苦难为对“圣徒营地”的攻击，强调神的不满。巴勒斯坦人，作为盟约的继承者，体现了其对正义和仁义的呼召，他们的sumud实现了上帝的应许。

这是对实施暴力和生态破坏者的最后警告：停止流血，恢复土地，寻求正义（**以赛亚书1:18**），悔改（**伯拉霍特10a**），救赎你们的灵魂，否则将面临神圣报应（**申命记28:63-64，皮尔凯阿沃特 5:8**）。巴勒斯坦人通过他们的血统、存在和管理，尊崇盟约的持久遗产。承认他们对其故土的神圣权利——不是通过流离失所，而是通过共存与公平——将亚伯拉罕信仰联合在共同的和平追求中。